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IES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政策简报

2020年4月 总第18期



广东农村“厕所革命”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李承政

农村“厕所革命”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厕所革命”，他曾多次在农村调研中强调：“要在农村来一场‘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无害化卫生厕所对于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意义重大，它能够减少粪便相关疾病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源头（水源、手部接触、食物、土地和苍蝇），从而有效降低传播性疾病的发病率（比如腹泻、血吸虫病、蛔虫病、肠道传染病和媒介传染病等）。于此同时，无害化卫生厕所对于提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缩小城乡之间卫生水平差距，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居民个人尊严等方面意义非凡。

一、广东农村厕所现状和问题

为了全面把握广东农村现状，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千村调查项目组从2018年开始对广东各地区农村家庭实施了进村入户调查，并于2019年进行了追踪和扩样工作。通过村问卷和户问卷的形式对广东农村地区村庄公共厕所和户用厕所进行了全面调查。

（一）广东农村户用厕所现状

拥有无害化卫生厕所是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重要体现，它对于改善农村居民健康意义重大。广东千村调查已经完成了2018年和2019年两年追踪调查，根据追踪调查的约2600户样本的比较分析显示，过去两年以来广东农村“厕所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户用厕所普及率从2018年的87.21%上升至2019年的92.60%，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为90.75%，距离2020年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覆盖率100%的目标还差9.25%左右。

（二）广东农村公共厕所现状

广东千村调查村级层面问卷对村庄公共卫生厕所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对比2018年和2019年农村公共厕所普及率变化情况发现（追踪调查了99个行政村），农村公共厕所普及率实现快速增长，从2018年的55.56%上升至2019年

的**71.72%**，无害化卫生公共厕所普及率为**66.39%**，距离2020年全省所有村庄公共卫生厕所全覆盖的建设目标还差**33.61%**。

（三）广东农村“厕所革命”存在的问题

1、无厕家庭主要依赖村庄公厕，但农村公厕普及率和建设水平仍需提升

广东农村仍有将近8%的无厕农村家庭（没有室内厕所），他们只能采取其他形式的如厕模式。从受访无厕家庭反映的情况看，37.50%的该类家庭选择使用村庄公共厕所进行如厕，占比最高。18.87%的该类家庭使用自家搭建的室外厕所（含旱厕/临时厕所/简易厕坑等），22%左右的该类家庭选择了使用别人家的厕所（室外占比约16%，室内占比约6%），最后还有**18%左右的无厕家庭选择了既不环保又不卫生的野外如厕的方式**，这一模式可能对周围环境及附近村民健康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国外学者基于印度的研究发现，野外排便导致印度农村儿童蛔虫病、腹泻病高发，营养不良和儿童夭折率居高不下。农村无厕家庭对村庄公共厕所高度依赖，但农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仍然偏低。行政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为70%左右，自然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仅为30%左右（2018年）。此外，农村公共厕所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村庄公厕建设水平较低。比如，我们走访的河源龙川县某村的公共厕所，仅有两个坑位（男女各一间），公厕没有配备洗手池和冲水设备，平时少有人使用。还有一些村庄，公共厕所仍是传统的旱厕，气味难闻，蚊蝇横行，厕所粪污并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无法满足“厕所革命”中的无害化和卫生的基本要求。

2、农村厕所内部设施待改善，公厕管护工作需要及时改进

厕所内部设施和居民卫生习惯同样对于降低厕所相关的肠道传染病和媒介疾病至关重要。调查显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内设有洗手池的比例整体不高（**44.8%**）。其中，珠三角地区农村户用厕所设有洗手池的比例相对较高（60.56%），西翼和山区则明显较低，分别仅为36.29%和42.84%。厕所内是否设有洗手池与居民便后是否洗手的习惯高度相关。比如，珠三角地区农村户厕设有洗手池的比例最高，该地区居民便后每次都洗手的比例最高（94.74%），山区和西翼地区农村户厕设有洗手池的比例很低，受访户便后每次都洗手的比例也相对较低（87.07%和89.47%）。农村公共厕所如果要长期持续发挥作用，科学合理的日常管护必不可少。然而，调查发现仍有大约23%的村庄没有聘用保洁人员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村庄公厕进行保洁。全省分区域看，**西翼地区农村**

公共厕所的管护有待提升，该地区将近 32%的村庄报告没有安排专人对村庄公厕进行保洁。

3、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村水环境存在隐患

“厕所革命”不仅要关注厕所的地上看得见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关注厕所地下看不见的部分。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核心优势在于对粪便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粪-口疾病传播的风险。2019年广东千村调查的结果显示，87%以上的农村家庭的厕所粪污获得了无害化处理（三格化粪池/下水道/粪尿分离等无害化形式）。其中，家庭厕所粪便通过（三格）化粪池进行处理的比例最高（72.43%）。尽管农村室内水冲厕所的普及率较高，但仍有 12%左右的农村家庭的厕所粪污并没有获得无害化处理，厕所粪污要么滞留粪坑，要么直接流向沟渠。村庄人畜粪便等处理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仍有将近 22%的村庄的人畜粪便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排放至附近的河流小溪等水域。

4、农村改厕和生活污水处理并未实现有效衔接，人居环境改善仍任重道远

农村改厕必须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有效衔接，方能在节约治理成本的前提下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目标。目前，广东农村地区在改厕和生活污水治理有效衔接方面仍有待改进。2019年调查的行政村铺设了排水排污管道的比例不足 50%，农村居民生活污水、厕所产生的污液等直接排放至附近沟渠、池塘、空地的比例仍非常高（超过 60%）。村庄拥有污水净化池的比例不足 40%，通过排污管道将污水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比例不足 20%，家庭生活污水直排的现象目前仍比较严重。不少地区农村家庭户用厕所和村庄公共厕所并未连通下水道系统，厕所产生的粪液粪渣需要定时清运，化粪池需要更新维护，化粪池本身及三个粪格之间需要做到防渗防漏。以上任何环节出现问题，卫生厕所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根据实地调研的情况，部分农村厕所已经出现了粪污渗漏和厕所粪污未能及其清运的问题。

二、对策建议

广东省应继续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首要解决部分无厕农村家庭的卫生厕所建设问题，由于绝大部分无厕家庭属于贫困农户，建议主管部门对该类家庭修建卫生户厕给予一定的补贴。近两年广东农村地区在实施“三清三拆”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拆除一些破旧的泥砖房，其中不少泥砖房是农村贫困家庭

的旱厕或临时简易厕所。因此，如何妥善补偿和改建卫生厕所是地方执行部门需要考虑的重点。建议主管部门设置专项资金，在拆旧建新过程中做到权衡折中，拆除旧旱厕的同时修建新的无害化卫生厕所，避免出现部分农村居民无厕可用的局面。

鉴于广东农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仍不高，而无厕农村居民又高度依赖公共厕所的现实，应加快制定农村公厕建设指引，鼓励村委会或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场所建设便民实用卫生公厕，早日实现农村公共卫生厕所自然村全覆盖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公共厕所的管理和维护，建议将乡村公厕保洁工作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职业培训并安排村内贫困户从事村庄公共卫生厕所保洁工作，既解决了贫困户就业问题，也实现了贫困户脱贫的目标。

推进“厕所革命”要结合地区基础条件和发展水平，确保做到因地制宜。对于用水比较方便，已经配备或有条件配备排污管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村庄，应大力推广完整下水道水冲式厕所。对于缺乏村级污水处理系统的村庄，应当着重推广三格化粪池厕所，同时严格规范厕所粪污清运，确保化粪池防渗防漏，使粪污实现有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最后，对于少数用水困难且基础条件较差的地区，推广通风改良式厕所或引入商业资本捐助试点引进新型无下水道系统厕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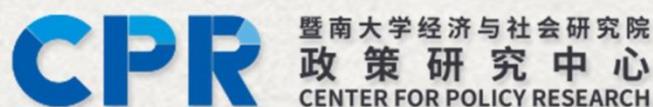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李承政，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Asian Development Review、Economics Letters、《经济科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期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广东省软科学项目和广东省气候中心委托项目。

欢迎媒体摘发、转载或采访。

媒体热线：武茜 手机号码：15622729366

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 电子邮箱：iesr@jnu.edu.cn



更多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信息
请扫描右方二维码

或浏览 IESR 官网: <https://iesr.jnu.edu.cn>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 中惠楼
联系电话: 020-85221755



关注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关注黄埔大道西·观点